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八

贈水部周漢浦權竣還朝序

荊州權稅視他處最少居吳楚上游舟楫鱗萃稱會
區焉迺後稍稍寥寂商旅罕至矣漢浦周子始至中

令釐宿弊平物價恤無貲賦視舊額務在輕貸與
人言焉張子曰余嘗與周子論始所建權及後稍異
者其略曰古之爲國者使商通有無農力本穡商不
得通有無以利農則農病農不得力本穡以資商則
商病故商農之勢常若權衡然至于病通無以濟也
異日者富民豪侈莫肯事農農夫藜藿不飽而大賈

持其贏餘役使貧民執政者患之于是計其貯積稍
取奇羨以佐公家之急然多者不過數萬少者僅萬
餘亦不必取盈焉要在摧抑浮淫驅之南畝自頃以
來外築亭障繕邊塞以扞驕虜內有宮室營建之費
國家歲用率數百萬 天子盱食公卿心計常慮不
給焉于是徵發繁科急于救燎而權使亦頗騫
賦以希意旨賦或溢于數矣故余以爲欲物力不
屈則莫若省徵發以厚農而資商欲民用不困則莫
若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周子曰卽如是國用不足
奈何張子曰余嘗讀鹽鐵論觀漢元封始元之間海

內困敝甚矣當時在位者皆扼擊言權利而文學諸
生乃風以力本節儉其言似迂然昭帝行之卒獲其
效故古之理財者汰浮溢而不驚厚入節漏費而不
開利源不幸而至於匱乏猶當計度久遠以植國本
厚元元也賈生有言生之者甚少靡之者甚多天下
財力安得不詘今不務除其本而競之賈豎以益之
不亦難乎周子聞余言則心是之雖余亦自謂唯周
子可以爲此言也無何周子事竣代歸鄉大夫諸君
祖于江上徵余言以爲贈而余以病不能文因識其
所以爲議論者如此

贈表太守入 覲奏績序

凡俗之害於政者奸民梗玩伏機隱慝以誦上之譽
謂之曰民膏貴家侈族持吏短長數千謁以撓正謂
之曰權櫛此最大患也吾郡幸無此二者而昔之治
者往往稱艱何哉蓋其弊有二所從來久矣其一宗
室歲祿仰給有司異時諸宗中有號爲貧者數十百
人日入公府喧呼橫索欲盡應所求則民力不給卽
不應輒喧呼醜詆太守日與是曹酬接不暇又何假
治民事乎其二守庫藏吏與諸王府中卒養廝隸深
相結納因緣爲奸鑿倖孔以生厲階以故俗日以偷

政日以壞公始至則廉吏之素欺罔者數人諸與爲
奸利者又十餘人皆抵罪乃下令曰宗室歲祿隨所
食邑輸至者輒散之不足者均之其不順令比吏爲
俸孔者罪之於是諸宗貧富皆得以次贍給喧呼者
不至公復明甚不可罔卽數百里外有欲爲銖兩之
奸者畏公知之咸弭耳慙伏不敢動三年郡中翕然
公府無事異時太守坐府中僕僕勞瘁至日肝不遑
食若有重負於躬不得遂去以解公恒以暇日與郡
中士大夫登覽賦詩爲樂意訢訢相安不知爲繁且
勞也此豈與曩者殊俗易民哉事有機政有要公乘

其機握其要而徐圖之故其治不肅而成矣竊聞公知舊過視公者見公久理繁劇咸願公早晉大位以去公獨曰不然此固非佳處然其民雖愚而不知僞其士大夫有恥而不敢以私撓吾法是猶足爲也嗟乎荒陬陋區幸得藉公化理民不敢爲蠹士不敢爲搨而向之所謂二弊者又皆已剔去雖公之心亦安能遽棄吾郡之人乎然公始在郎署用文行著聞往天子軫念吾郡之民借公出守固非久勞於外者也今將入覲 天子嘉公治理必將簡寘左右以酬其勞而司銓者又將上公之最績以風天下則公雖欲

不棄吾郡之人尚可得哉。顯常以爲君子之政仁必久而後洽，功必久而後成。漢時守令便於民者，輒賜顯書褒美，稍增其秩，不數易之。故世之言吏治者，稱兩漢然。余不敢遠引異代，卽如國初守令久者，至十餘年而何文淵、劉德皆用太守積勞擢拜九卿，重任而責成。故良吏輩出，治亦近古。此皆近事可覆者也。今天子旣已軫念吾郡之民，爲擇良吏矣，而遽奪之乎？公于吾郡之民旣已拯引之矣，而遽棄之乎？復祖宗之舊，久任賢良，以興治理，是所祈於天子者也。余子者也有往來，夙以慰答民望，是所願於公者也。余

不佞謹述公治郡狀并致其借寇之意敢以告於銓
衡

又一首

荊州領屬城十三疆域之廣甲楚中其稱繁劇難治
亦甲楚中異時長吏三四輩率不勝任去俗日以敝
民且無聊吏部議擇郎署中有威望精吏事者彈壓
之宜可治于是定山表公以祠部出守茲郡至則按
諸吏素犯法及民梗玩與吏交手爲市者數人郡中
震懼莫敢爲非迺均宗祿舉積滯察冤獄覃德惠政
成民安府中晏然無事上治績更爲諸郡最三年以

例入覲歸州知州汪一勺等戴公倡率之化就余圖
所以爲贈者而余適以賜告歸故得適觀大化之成
適不敢辭序曰昔者仲尼嘆王化之闕壅慨然稱曰
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耳有成夫聖人之治
非必神化捷速然也蓋亦有資於時焉夫賜者之望
雨也見霽霽對而鼓舞寒者之乞溫也睹東燼而挾纊
周衰列國力政疲民思欲息肩於有德苟有聖人起
而拯之直易易也假令仲尼當唐虞之時處比封之
俗殆與其民相忘於無事耳所謂可與成者安可得
見哉是故聖人乘敵而達變智者因難而顯功民之

嗷嗷固賢聖之所資也往者荆之俗常壞於積儉矣
公徐至而救之會不數年竟以大治何則勢激者易
變願得者易與當此之時民之思良吏如嬰兒之望
慈母故董之以威則民畏而感之以惠則民懷其勢
居然也茲非所謂乘其時者乎往余在京師見今之
仕者咸重內而輕外而天官宗伯之屬最爲優崇尤
不樂補出爲吏卽欲出亦自擇善地簡僻易治者然
後去以爲常公始在簡省用清望著聞及出守是郡
入且謂公難之公恬然不爲動蓋其氣愈平故其政
愈精也嗟乎孰知繁劇盤錯更足爲君子樹立資也

乎雖然不擇難易而受任者人臣之分也均節勞逸而校功者勸臣之道也余不敢知其他竊見今用守令與遷轉之法率不量地之難易事之繁簡一以資格爲斷太守治郡有效滿歲稱職財得拜一級爲按察使副卽有卓絕異等殫精畢力亦不得慕常格而優游簡僻縱無他長亦得積日累歲擢陞是官如是是勞逸無等也卽人心何勸方今吏治頽靡民俗疲瘵意者且將少變今法以重擇守令而後可耶夫欲重守令則必顯能治劇難有勞苦功多者以風天下如公宜何以處之茲其行也僭爲之言

壽漢涯李翁七十序

往漢涯翁爲永清令裁數月輒自免歸翁少卓犖多
奇望實炳燁有間矣然竟不第老乃得一令又鬱鬱
不樂去去六年爲嘉靖丙辰而翁年七十矣是時其
子諫議君亦謝病歸稱觴晝錦光溢上聞殆天俾翁
以遐齡厚享償其平生云竊常以爲人間不可必者
三事其最難值者一聰明才惠而老壽不可必夫妻
偕老而賢不可必老且有子又能大其家聲不可必
人有賢子或離親遠宦糜于王事鞅掌陟岵興謠聯
雲從嘒何得日侍左右晨夕之歡此又最難得者也

翁既少負才名年涉耆艾步履尚健聰明不衰太夫人結髮並壽而兩子俱以學顯何人之不可必者天盡以俾翁乎始諫議在朝廷號爲伉直敢言權貴人側目翁與太夫人日夜涕泣念歸其子是時朝廷方欲釐制度攘夷狄以太平之業而天子明察百官惶恐盡瘁莫敢言歸乃諫議獨得歸鳳詔有輝宮彩交映里中嘖嘖稱慶也何人之最難值者天子獨以與翁乎夫不可必者天與之其最難值者君與之則翁之壽信非恒人所可冀也已居正竊聞古之君子澡心浴德不有其身以奉君親故入以事親出

以事君事君鞠躬盡瘁莫敢云勞則有議不返顧而計不旋踵者矣當是時身君之身也親安得有之及其解負辭榮怡然膝下啜菽飲水樂于萬鍾當是時身親之身也君安得有之是以仁君之御其臣不以臣之委身於已也而遂盡其力故有賜沐之恩有賜封之典以體其私父母之於子不敢以其身為已有也而必致之君故教之以莫逃之義訓之以匪躬之節以報乎上故君子一身君與親之隸也諫議官實闕爲耳目之司非可一日闕者獨念翁老欲歸而天子遂許之使諫議無靡鹽之歎翁得以介眉壽之

福是上之體其我者至矣乃居正則願從翁乞諫議
之身以還朝廷俾將以壽其身者移之爲壽國壽民
翁其許我乎哉

賀少宰鎮山朱公重膺 殊恩序

愚睹載籍漢大夫韋彪之議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
門斯語豈不良然哉愚蓋於鎮山朱公有徵云朱公
之鄉爲吉之萬安吉爲賢哲之區在昔赫赫稱鉅公
者不一二數頃歲以來得公其人又今昔希邁覩也
公沉毅春粹與物無町畦海內士慕公者無不願一
識公且猶博綜丘索與當世之務凡古今隆替名物

隱願試一叩之罔不犁然辨洞然析武庫未足喻其
藏江海未足方其畜也公自登仕迨今餘三十禩矣
周歷中外所至輒留德美垂嘉聞勤民體國鑿鑿皆
有成效茲不具論已先是公以中丞秉節鉞撫綏東
上方是時三殿西宮之役適且告急會少司空缺簡
公寄之公與大司空畢力協謀飭材董役卽隆寒甚
暑無間昕夕兩宮賴以速成 主上念乃勞績文綺
臧纒頒錫隆豐俾蔭其子一人尋採庭論遷公佐理
邦治皆異數也愚每竊論公勤以奉公慎以居寵三
十年一日也今所遭值不負疇曩矣古所謂事君以

忠者斯其無媿哉今年愚承乏與潯陽董公偕得辨材省中因之益熟公履公居常簡重不發至語當時大務及官人舉士之要苟利君國則博引曲喻不要諸當不已光俊之業熙明之治寔銳心焉愚又與潯陽公云朱公論諤諤然罔不夙夜念在公家信其忠勤也已公由中丞食三品於茲三有歷年令甲百司周三載者課其績最者進階至三品則榮其三世並錄其後考功氏以公績報聞封拜贈敘之典悉如例不靳施焉知公素也潯陽公與愚暨諸曹郎偕爲公賀大要謂人臣捐韋布躋卿貳官隆隆顯矣矧褒先

及後也此可眇小視哉公榮矣乃公愀然若不自憐
頃曰予先大夫少爲伯氏確夫公後確夫公其子嗣
祖也今予主上恩得幸襲寵榮矣予本生祖則熙
齋公是焉茲制於典不獲霑一命假泉壤有知如
子孫何居無幾卽列疏上請乞以已封移贈熙齋
公披吐衷臆諄且篤也皇上素以仁孝勸率天下
鑒公真悃詔許之公拜命不覺色喜過望怡怡若
有重獲也潯陽公與愚僉曰鎮山公其至孝哉斯固
業官之所以能忠也已昔周宣平淮夷之亂任召穆
公甸宣江漢間其冊命之詞曰文武受命召公維翰

母曰予小子召公是似嗣公既底績錫之圭瓚秬鬯
山川土田又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夫始之遺惟公
分也必曰召公是似若欲因孝以作之忠者繼之寵
惟王恩也必曰自召祖命而光祖之孝且於顯忠時
一昭揭焉則三代盛時君上所以命官作人與臣子
所以表樹勛烈者匪忠孝盡繇哉此益信韋彪氏之
言非誕設也公保釐藩服翊贊 廟堂積勞累伐當
與穆公之業先後比隆至 主上眷遇拔擢之恩其
褒異乎公卽周宣不啻已今茲益懋往績對揚 休
命以彌成 天子萬年之治視召公稱祝于周庭者

成於廟器者將不有同心哉諸曹郎慶公沐此殊遇
造愚與潯陽公謂不可無言以紀其盛潯陽公復以
屬愚愚備述他日與潯陽公論公者如此以塞諸曹
郎之請潯陽公亦謂愚他日有緒言也因以質之鎮
山公云

送大曹長暘谷南先生赴留都考功序

昔延陵卓子乘蒼龍翟文之乘前有錯飾後利鏃筴
進則引之退則策之四牡避而欲逸造父感於馭人
之理過而涕焉愚竊嘆曰今之人士繩約於毀譽之
中久矣其幸而不爲造父之所覲哉愚斯言蓋謂南

六夫陽谷君也君起家進士始以吉士讀書中秘當其時卽已揚聲藝苑中薦紳先生咸推轂南吉士矣嗣簡列銓部卽周歷諸曹事無細大罔不由於矩矱寓內策名之士崇鉅冗屑無問識不識類能悉其素而第其品臧否淑慝井井辨也往年以考功入選部適其際稍異故常太宰翁欲嚴簡汰以祛夙釁君毅然當之登俊斥回不少牽避藉藉當於衆心計績敘勞人謂君躋陟通顯且旦夕矣胡至罹此意外哉主上廉君曩日令以舊秩暫移南中且易其曹列之考功蓋考功在南中視他曹獨要也 旨下在庭士

舉權然語曰 主上神明哉神明哉其知南大夫矣
同舍諸大夫訊君於邸揖君曰嗟君乃復此行里諺
云美服人指美珠人估言責之者備矣其君謂哉君
默然爲間曰諸君第毋我念昔人謂成敗利鈍非所
逆覩豈波旨未哉蓋謂操之者有在也愚茲行得非
操之者爲乎愚曰君言操者無謂天耶愚請以天之
說備質之君矣天者主在造物顯鬱沉陟通窒榮悴
更歷叠移一瞬萬態者也詎可常哉揔之不可與易
之理固可據而推也杞梓榲桮託根於沃阜高者千
仞大者百圍廟堂之棟於彼資焉其沾濡煦嫗始之

勾萌達之拱把漸之百圍千仞固天之所厚而培也
乃風霆霜雪撼震摧落則何利焉然長養振拔俾之
凝厚龐結終以支大厦堪鉅任天之厚之固於此益
深且篤也至於人欲以遺大肩重亦必挫抑坎壈歷
試備嘗之以定其氣而成其章是以發之堅忍礪琢
之後其容畜也必宏而建樹也必遠古碩彥名流炳
琅當代焜耀千禩者咸於困踣中起之誠非倖也彼
龔芘而謬致隆危擁腫而誤收匠石雖以徼福實以
賈鑿殆物之無幸而帝心之所大不厚者君茲之往
將謂杞梓榱桷之風霆霜雪非耶矧於此益淬其初

強立而定持之他日 主上掄卓犖操執之臣以贊
彪赫奇偉之績且將急需乎君君且挺身先矣冲霄
之羽豈鑠於樊中千里之蹄豈淹於漚下哉天之所
篤厚而陰庇之者於茲又自有前占也語旣君亦怡
然顧愚曰予荷 主上恩得今量移幸矣幸矣寧期
他日第益淬厥初則斯語益我矣其心識之君被
命甫稱謝卽束裝戒道不及世俗栖栖語同舍諸大
夫出祖於郊咸黯然於君之行而重爲之別欲爲之
詞以致之君愚於諸大夫齒最後當任執筆之役迺
不自虞鄙謬因爲援天以慰之復執盞爲壽申之曰

謫謫吉人惟君子使分也東西南北惟命之從遇也
靖公爾位不擇事而安之義也行乎其間而莫之能
違者莫非天也君業已知天且能自定其天矣愚何
言愚何言

贈羅惟德擢守寧國敘

羅子惟德被命爲寧國守將之郡諸同舍謁子贈之
言子聞惟德雅志嚮學者請以學論今夫勝重任引
巨輻行千里于一日騏驥誠力矣逸而弗庸力無從
見也斷蛟龍剗犀革遇磐錯而無厚于將誠利矣匣
而弗試利無從見也是故士不徒學而惟適用之貴

裕內徵外懋德利用此勵已之符而亦鏡物之軌也
國家造士率以理學風示宇內縉紳儒碩相與闡心
性析仁義彊志問學烝烝盛矣總之烜赫煇耀偉然
追古賢哲固可口悉而指計也迺懷詭者玄探隱索
以眩駭耳目而誇侈無實掠虛譽於聲嚮形影之似
斯又其下矣學之利用也誠難哉三代亾論已先漢
人才瑰瑋卓犖彬彬鮮與爲儷後世諸儒或謂不學
無術或謂適道之難且猶慊然少之假令今膚言闊
論之士誠得際會操柄其所興發建豎視彼何如大
都任本實者誠以達材駑空言者辨而無當此其大

較不可明見耶惟德結髮時卽肆力心性仁義之學
不爲風習移易其語人深而非異遠而非侈鑿鑿皆
可底成績且自奉簡薄惡以物誘見汗探其蘊莫之
能窮叩其衷無不可告沉然澹然可愛而不可厭也
夙夜處官獄無細大必躬自裁聽不欲深發巧摘而
詳比讞覆又罔不惟明法之麗此非實踐之士哉顧
何有於寧寧在南服緣江阻山控據歛池吳越之會
屹爲 畱都重鎮其民和俗阜可朝令而夕視其成
以惟德寄之此地布德行慶鋤黠庇良獎讓其屬以
綏輯其氓恢恢乎游刃耳其所表見視今寧啻什百

耶是故推心以敷之政罔不若率性以順之道罔不
遵覃愛以沛之仁罔不懷端軌以協之義罔不從所
謂騏驥以馳騁効其力干將以剗割顯其利者非是
之謂哉惟德行矣誠惟益究厥施毋爭長于跬步脆
薄以自多足使今世學者咸知躬行君子之爲難惟
德將有辭於天下矣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體用
之學也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惟德其念也

賀少司寇少崖傅公三品奏最序

大人雖躬秉靈淑蹈履卓異然猶必潤之以學蓋孔
子筮而遇白賁之繇曰舍之謂其徒白而無采也然

世皆疾今之言學者以爲夸侈而無實夫夸侈無實
非學也古之所爲學道術者皆以礪琢其理性而磨
瑩其瑕類故質直守正恢之以容節廉潔潔膏之以
惠木訥愿樸濟之以通彊毅有爲裁之以識夫然後
足以弘道恢業開物成務焉嘗觀人材之生大抵肖
其土產必學焉而後融之楚之有江漢衡巫山磅礴
而水濟泮故其人多任率簡諒有礪礪侷儻之槩然
其蔽也徑直而不詘鋒銳而鮮堅世亦以此少之往
古勿論卽如 國朝楊文定之謨弼夏忠靖之康濟
劉忠宣之籌畫皆世所稱元功碩輔社稷臣也然論

者猶以爲質掩其學風習未融焉假令數公者玩白
賁之筮覽鬻珠之喻則庶幾哉詩書所稱臯禹伊說
之倫矣自居正通籍朝列十有餘年見今楚材輩出
又斌斌皆興起於學而少宰馮公少司寇傅公爲之
楷範馮公淵雅而通識傅公清真而冲邃皆余所嚴
事者嘗竊論兩公之爲人譬之鏡也夫鏡之有土蝕
斑駁鏡之類也然世皆指其斑駁者謂之古而其駁
落明瑩者顧反以爲類于時而不知貴乃不知斑滅
而又明瑩者之爲古更甚也故非有精鑒者不能辨
無駁之鏡非有邃學者不能瑩有類之質夫兩公蓋

鏡之明瑩而駁落者也馮公別有紀述不具論傳公
者弱冠舉楚士第一登進士拜廬陵令以政蹟異等
擢授兵部尚書郎調考功是時當考察庶官人皆縮
避不敢任公乃從他部中驟領其事而鑒別精覈大
允物情已乃廻翔藩臬周歷數省而後為御史中丞
巡撫山東已又移督漕運入佐司寇所在輒有顯稱
乃其事余不能縷縷道也其器幹之通濟如此然又
深中而豁外達識而閎度其居官不以一錢俛已而
能恕已量物所與交必天下名士而能愚知并容故
自公卿以下咸推轂之謂公之生楚也而弗類楚人

也此非有遠學厚養詎能是乎今年夏公以三品任
滿天官氏上公之勞績聞於天子咸謂公卓才弘
量可以投大肩重與余言類於是天子嘉公行能
錫之 誥命封其大父母父母又蔭一子爲太學生
恩賚甚渥然余觀公之挾持醞藉英英爲鼎鉉之器
蓋非可以累日積勞論者也故舉楚先哲之事以望
於公而獻其質學之說焉雖然今之惡言學術久矣
夫鏡之加以磨瑩鏡之幸也今以時鏡之足以亂古
也而遂厭磨瑩之工以爲不必用人之有學術所以
爲聖賢者也今以世之學士皆竊虛稱而躬穢行也

而遂以爲人之無所事學是爲明鏡護癩而爲聖賢
存類也不亦誤乎夫事固有同行而異趣者亡者東
走逐者亦東走東走則同而所以走則異周人謂鼠
之腊者曰璞鄭人謂玉未理者曰璞璞之名同而實
則殊也可不辨哉可不辨哉

壽襄王殿下序

今祝人主壽者曰萬歲祝侯王者曰千歲夫人壽之
不可幾以千萬諗矣而祝者咸願之則世上侯王之
與衆庶異也夫物有便於已則願常有之無便於已
卽一日不能相守日之中天也有目者待以視有足

者待以行雞三號延頸跂踵東面而踰無不願萬年
有日者非愛之也恃賴焉故也五岳四瀆之居於方
隅也興雲雨胎寶藏以給人之求人莫不禱祀而祈
福焉利在焉故也人主者日也侯王者岳瀆也人主
兼利天下天下無不願以爲君侯王澤逮一國一國
無不願以爲君故人主萬歲則天下之人以萬歲蒙其
利矣侯王千歲則一國之人以千歲蒙其利矣故世
之祝人主侯王者莫不願其千歲萬歲何者便於已
故也非然者且爲厲爲孽將誹讟之是承何千萬之
有襄之建國百年矣世濟其德以屏翊 帝室至今

王益有聲江漢間居正自家食時聞王之賢未見也
及過襄陽竊從下風望見顏色王天下之賢王也夫
賢者使人愛而戴之便而安之居正竊聞太守汪大
夫言王雖處崇鉅其自約結恒如處子士大夫過封
肉者無問知與不知必降接禮遇下客已甚其惠民
也渥而馭左右也甚嚴事涉有司卽有司人百曲不
罪也左右人雖百直猶不貸務在誦已檢下以信有
司之法故自太守以下至於編戶之氓咸曰王有大
惠於襄之吏民吏民靡有秋毫可以報塞者獨願王
千歲有國以重惠襄之人此之爲德不直一手一足

便之而已夫淵深而魚聚之林茂而鳥獸歸焉詩曰
投我以桃報之以李王所以投於襄之吏民者厚矣
非壽考祺福將安用報乎雖然竊有願焉王亦知夫
敖氏之積粟者乎周人有敖氏者積粟盈囷足支數
十年未足也而問貯積於嗇夫嗇夫曰子之積厚矣
吾無以益子子而計子之所有者慎用之而已夫圭
撮之不慎鍾筭洩之鍾筭之不慎尾閭洩之江海雖
大也以奉漏卮則沒世不能取盈焉我嗇夫也吾告
子以嗇而已夫神不可以驚用嗇之則疑福不可以驟
享嗇之則永彊不可以厚恃嗇之則堅故聖人之言

曰事天治人莫如嗇王今年三十春秋矣計三十之於千歲也不猶積貯盈困而始去其圭撮者乎王誠能少垂聽於嗇夫之論無輕用其年力之富以頤神而思永則所謂千歲云者猶近言之也

封君堯溪劉先生七十壽序

今士大夫身服官政不得歸侍父母壽率蘄能言之士侈之爲詞爛然累牘蓋世之驚於文日甚矣張子居京師與吏部考功劉子相友善劉子之學務在剴剔枝葉歸究本實不儕於俗而求當於古本之其父曰堯溪翁堯溪翁者楚隱者也居衡山好古樂道以

德化其鄉人鄉里咸稱爲長者張子與劉子居聞翁
行誼甚悉固知劉子之學有家承也居數年堯溪翁
壽七十於是鄉之大夫宦於朝者廿有八人咸謂張
子曰子善劉子知堯溪翁蓋詞焉張子曰唯唯否否
夫劉子者離於俗而當於古者也奚以文爲哉人之
相與情不至而後益之以文信不至而後飾之以禮
故深拱揖讓儉詔陳詞施之於交際而父黨則無容
况其親乎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使親
忘我難今夫布衣閭巷之人身不越乎隴畝疾耕力
役時得一嚮之味以上其親卽父子嘻嘻終日相對

或箕踞袒裼至忘爾汝彼其於飾恭敬悅耳目者至
淺鮮矣然要以愛情深至而天眞驩洽則豔於文者
固不若厚於實矣且夫劉子之事其親也又奚以余
言爲哉夫劉子始爲南昌令南昌爲江西首邑當四
方孔道百責之所叢委世好之所熏灼然劉子慮辱
其親之故夙夜勞瘁修勅如處子用廉能冠於諸邑
其在銓曹終日扃戶省事寡交認認焉以修其職業
爲務人之稱劉子者未有不本之堯溪翁者也榮聞
厚實從中徵外雖微吾言也劉子之所以事其親者
豈其少哉諸大夫曰不然夫力勤服事怡愉愿慤者

士庶人之行也中心惜怛節文修飾者鄉大夫之行也詩人以春酒介壽稱彼兕觥形之詠誦不一而足皆所以增煙鬱而長驩愛也且夫君子者豈務爲冥冥物物獨修其身乎亦將以垂範作則敦行而善俗者也今劉子獨以身在郎署不得親執觥酌奉一日之歡而託之修詞以宣其堙鬱達其情愫俾閭巷之人睹其盛者知慕嚮其榮者興仁用以長慈孝之風而示爲子之節故君子之於教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本之以情秩之以禮修之家庭之間而孝弟之行立矣獨文也與哉於是張子謝曰諸大夫幸以劉子

之舉有係於世教非愚所及也請書以貽堯溪翁遂
以訓其里之有子者

壽李母杜夫人七十序

杜太夫人者御史中丞李公母也中丞公早孤太夫
人身不越閩茹苦堅操以訓中丞公遂致通顯中丞
公遊宦四方恒奉太夫人爲養云正嘗觀覽古人瞻
雲陟屺事益傷之焉夫子之于親其念誠篤矣或意
有所壅閼不得自恤其私獨乃流涕于雲霄興歌于
道路若然者卽有奉公許國之誠豈不以返顧慮牽
私懷哉正數從中丞公遊竊聞太夫人在壺內持範

嚴居處節願獨好釋氏言其奉佛最謹乃侍婢亦化
之中丞公奉觴爲壽侍婢居旁語釋氏事太夫人卽
大喜爲益餐焉是以太夫人體和氣適壽七十矣而
聰明步履恒如盛年公亦因是得專積慮忘返顧之
懷殆天以太夫人之壽厚公而贊其勤勞之志也然
亦公有以致之焉夫致壽有三養備體腴者壽身榮
志愜者壽施德于人皆欣戴慕願者壽備養者奉
甘膳實腸腹者也此編戶之氓有力者能之榮悅者
以貴遠親者也此宦仕之人乘堅策肥者能之若夫
德厚施于人而惠愛閏乎物得人懽心以事其親則

非公卿大夫有道術者末之由矣自公爲巡撫以次
大優裕爲治遠近莫不洽悅間者 國家欲更新三
殿蒐材楚蜀貴州之地億度用費且數百萬民惶怖
逃匿嗷嗷靡依公不震不遽鎮之以定徐令有司曰
矧作國之大事也而元元國之本也本一搖卽大事
何賴其務所以安之然後度經費審區畫慎選良吏
分任其事未數月山中以巨木告者項背相摩干道
事旣遄舉而民不告勞里中父老咸曰今吾所以獲
生者繇李公聞公有母事佛慈愛不忍傷物乃公所
爲者舉太夫人教也吾儕念無以報公獨願太夫人

之壽於萬斯年以享公之祿養于無窮此之爲德不
直一口譽之一手戴之而已茲非所謂德施於人而
人皆欣戴慕願之者耶夫鼓撼園則花放鳥羣噪而
風生衆動所循天必從之故太夫人之壽天所以厚
公亦公有以致之也正竊聽與人之誦而知太夫人
之所以獲壽者繇此因論次其語以爲太夫人壽

雲海子序

楊子雲白首着太玄經殫竭心力而世無有稱之者
獨桓譚以爲必傳今人讀其書謂如墳典丘索談藝
者必歸焉而不知當時人以爲祇足覆瓿云耳夫

俗之情好追慕往古而輕忽儔類信其習見而奇所
希聞世人親見楊子雲名位不顯又其所著非淺見
諛聞易用窺測其見詆訶宜矣微獨子雲卽古巖穴
之士殫精神於毫素者有不以窮約自發憤者哉其
堙滅而無聞者又何可勝道哉雲海子遁世絕俗閉
門不交當世而好著書至老不倦所著有太平本論
玄叩集余讀太平本論上窮皇農之化下述道德之
意大極寥廓之宇細入肖翹之變可謂辨矣至讀玄
叩集則又窮極幽深鈞致隱蹟索玄珠于象罔叩寂
寞而求聲吁又何其闕覽博物君子乎觀其托意幽

遠鑄詞險峻讀者至不能以句又烏能究其指歸則
世之知之者益亦希矣嗟乎雲海子幸無輕出其書
世有博極達觀如桓譚者必將特垂賞鑒而何計乎
流俗之知與不知哉作雲海子序

西陵何氏族譜序

法史氏年表爲歐陽氏譜法禮家宗圖爲蘇氏譜斟
酌二氏而剔其遠胄之謬爲西陵何氏譜何氏者源
陽人洪武朝始徙西陵五世而至今太守公以明經
甲第歷躋通顯於是何氏族甲於西陵矣自漢以來
取士悉重閥閱士大夫推本世系皆假借前代託附

名家以自表異龍門系出重黎蘭臺遠宗於蒐諸如
此類不可殫記至我國家立賢無方惟才是用採靈
菌於糞壤拔姬姜於顛頽王謝子弟或雜在庸流而
韋布閭巷之士化爲望族昔之侈盛競爽者溺於今
之世矣夫隆替靡常而澤施有限歷觀前代侯王有
王之君及卿大夫所以爲子孫計慮深遠者豈不欲
固其本根期世世弗替哉然或數十世或一再傳而
存者什一而已彼其先世之澤及身而已淳者已漓
而不思懋德以醞醇厚者已薄而不知返薄以歸厚
如是卽世家鼎族亦烏有弗替者乎故君子垂世作

則不在族之繁微而視其德意之涼厚不在貽之肥瘠而卜其規模之恢隘序之譜牒以治其昭穆爲之禮節以聯其屬姓教之敦厚示之省約以振其風靡斯寢隆寢昌寢流寢長之道也余觀何氏譜載先世行事咸質直忠厚又觀太守公居官長者不侈世好故知垂範者遠矣嗚呼何氏其世有興者乎

錦冰集敘

錦冰集者津南陳公在禮部時作也按唐舊說儀部員外郎號瑞錦集祠部稱爲冰廳公在部十年週歷四署而居儀制祠祭最久已從祠部郎中出守荊州

乃衷其集題曰錦冰蓋公所以深造厚蓄者得之二
司爲多也余忝朝籍得交海內名士南宮爲盛蓋諸
曹咸綜理叢劇而南宮所掌皆 國家徽章鉅典禮
樂制度之事望優而務簡士大夫得以餘力寄意于
文翰今觀公集瞻才麗藻花爛映發又綜故實達時
宜有闕衍深沉之思蓋力優則造深慮閒則思睿故
也夫士操翰挾藻欲有施于世者何可勝道然卒鮮
有聞者何則才局則抽之而愈促故異賦者不可強
務劇則負厚而慮疲公旣卓犖多奇家承世學優游
闡省慮殫神凝才儻而又成之以遇欲亡傳得乎願

余所深惜者以公素所樹植第令寘諸闕庭間必且
爲國家彰黼黻之文揚治世之音而鴻漸之翼阻
于一麾茲其故余未之解矣夫器有所宜而音有所
諧夏璜周鼎朝廷之器也以陳於闈闈則視者駭朱
絃疏越清廟之音也以鼓於委巷則聽者疑故余覽
公集感其先後殊遇再三興慨世有識器審音自當
辨之余言非諛也陳公閩人先世有綱齋先生恥菴
先生并以學致通顯至於公猶光云

種蓮子戊午稿序

往甲寅不佞以病謝歸僻在林里談藝之侶屢絕於

戶獨遠殿下好名重士時以文翰相與於蛩響空谷
遂忘其間寂焉丁巳不佞再忝朝劉今年秋以使歸
謁王王手詩三冊曰此近稿也不佞受而讀之爲詩
二百餘首他作亦稱是考其日月則自春徂秋方數
月而已何篇什之鉅盛而文采之工縟乎益天稟超
軼有兼人之資得司契之匠其所著述雖不效文士
蹻蹻陳蹟自不外於矩矱每酒酣賦詩輒令坐客拈
韻限句倚次比律縱發忽吐靡不奇出或險韻奇聲
人皆燥吻斂袂莫能出一語王援毫落紙系數百言
而穩貼新麗越在意表傾囊瀉珠纍纍不匱故其著

述之富如此誠令與綴述之士應制分題爭場競捷
則東方之袍不屬於之問矣夫人之材品不同或注
興立就或纍日乃成而談者咸右緩步之工謂疾趨
之率嗟乎此可以語中常者耳夫世所以尚騏驥者
謂其立至也所以貴鑿鋤者謂其立斷也若曠日積
畧則鈇刀効于一割駑馬可致千里故曰兵寧拙速
未覩巧之遲也于文亦然曹子建李太白文壇之飛
將也或七步而紆偉詠或搖筆而賦清平卽其文粗
者猶足以方駕朋儔沾潤後代世豈以是短之哉不
佞讀王詩往往稱說曹李而王逸才俊氣畧與之埒

豈千里之種必產於渥洼耶然子建沉抑東阿太白
飄淪江海而王鍾毓特異福與才齊則天之所賦厚
脆又殊矣不佞謏陋爲文數日才換一篇輒又棄去
然卒無以踰人而王謬以爲談文之契屬題評完序
辭不獲命僭爲序諸首簡夫下乘末品望騏驎之絕
塵當踈踔喘汗之不逮又烏能窺其步驟哉王栖心
玄勝今上錫以真人之號又獻材助國捐祿救民
皆被勅獎語具津南陳太守序中不具論論其文如
此

贈霽翁尊師吳老先生督學山東序

往嘉靖丁未海內通載記之士畢試於禮部是時翰林陳先生比部吳先生寔董校閱蓋中試者總二十有二人夫二先生皆世所稱通識鉅儒也諸士徼時厚倖獲所依歸及奉教於二先生久即見其行議卓犖有瑰瑋鴻廓之觀蓋私心幸慶之焉竊計以爲如二先生者誠令專造士之業董作人之任以其學樹幟於時卽所振起當不啻吾曹千百而陳先生則在內庭以論思獻納爲職不得處外居數年會山東督學缺部議視諸曹中文行最著者咸莫如吳先生遂以先生行乃居正竊言於衆曰今茲先生之學且大

行矣大樂之於馬也不擇駑良然得駉驥馭馵則其
御愈精倅之於材也不較狂直然得榘梓像章則其
工愈妙夫山東者齊魯之區其綜於儒學蓋自古記
之矣斯亦先生之騏驥豫章已雖然願有以質於先
生居正少時見諸學士鉅公稱人之文曰某人也文
也他日且爲節士已而果節士某人也文也他日且
爲才卿已而果爲才卿彼所閱者不越篇章觚簡之
間而稽終究用如執左券以待合靡不應者今世學
者含菁咀華選詞吐詰蓋人人能矣至究其實則或
行業整戾先後殊詭也豈昔之學者達於衷而今之

學者辯於口耶夫煢質而矯飾則視者眩華積而葆
石則賈者嗤故竅言者棄德之寶也縛采者彫朽之
飾也攫竊者剽文之宄也挹波者塞源之簣也士有
此四者卽燁如春華奚益矣夫志意不一不可以議
行趣舍滑觀不可以識真且欲興復古學以新士業
唯在抑浮端習哉異日者見齊魯諸生某也節士某
也才卿曰此吳先生之徒也則居正輩且却三舍避
之矣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九

辛未進士題名記

隆慶辛未禮部大比貢士中式者四百人於廷
皇帝臨軒親策問以隆禮敦讓化民成俗之道賜張
元忭等及第出身有差已所司循故事請立石太學
題名有 詔令臣爲之記初臣典試南宮諸士實錄
臣以進故 上使臣記其事臣既閱其甲第姓名乃
竊歎曰夫諸士之托名於貞石也將以斬不朽也聞
古之所稱不朽者三而言居其一然自書契以來士
之殫精神於毫素期以爲後世名者衆矣今世所稱

名家大方可指數者無幾耳乃默識躬蹈之士儻
非常之人雖不靳以言傳而隻辭片語往往見稱於
人或勒諸金石守爲著蔡無敢忽焉何哉天下之物
必有其實而後乃發之於華芳林墮莖採擷遺英色
非不鮮彩非不炫也乃不終朝而萎翳者無本故也
故德與功本也言華也道德有諸中於是以宣其蘊
蓄則爲有德之言而德非言之所能盡也功績底於
成於是以述其梗槩則爲後從之言而功非言之所
能盡也惟不得已而發之於言而言又不足盡其蘊
斯其爲言也聽之而有味愛之而必傳蓋古之所爲

者以此向也臣固聞諸士之言矣今旣因其言以策
名於朝又勒名於石則諸士之所靳於後世者亦徒
以其言而已乎其猶未也夫德與功與言者析之則
三撮之則一德與功待言而言不出於德功者未能
傳也今諸士抑首受書幸一旦離疏釋屨而登天子
之廷其德與功且未見其端倪也而獨以其言靳名
於後世庸詎能乎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
修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夫修詞在立誠以存忠信
則其爲言也孰尚焉諸士其亦務所以進德居業者
以自樹其本而後修詞以立其誠由是令名載而行

之雖與天壤俱敝可也不然則昔之植碑沈石者慮陵谷之有變遷而其名不可磨也今陵谷未改而其言已漸盡矣莓苔并沒燕山之石可勝用乎然其德政至今猶在人口者則非徒恃以言耳故臣以爲不朽之圖在此不在彼也是科也貢於南宮者三百

十人前科附廷對者人合四百人

懋修謹按故事會試主考者卽記題名辛未當先父而是科張陽和鄧定宇二公屢爲請索先父以機務未暇遂延至五科俱未鐫記張鄧二公每以爲言適先父作記已成而二公又以差去不及催

請此記遂久留書記所而先父告終二公俱不在
京師矣其後癸未禮科以五科無題名記缺典爲
請上命自內閣以下詞臣撰補之而五科缺典
始完懋修亦不知先父親筆書記乃在記室所也
遺笥之手澤空存公庭之貞石未勒梓此以存凡
以完詞林之逋乃辛未諸公咸未之見也

京師重建貢院記

今天子踐祚之三禩新修貢院成其地因故趾拓
旁近地益之徑廣百六十丈外爲崇墉施棘徼道前
入左右中各樹坊名左曰虞門右曰周俊中曰天下

文明坊內重門二左右各有廳以備譏察次右曰龍門踰龍門直甬道爲明遠樓四隅各有樓相望以爲瞻望東西號舍七十區區七十間易舊制板屋以瓦甍可以避風雨防火燭北中爲至公堂堂七楹其東爲監試廳又東爲彌封受卷供給三所其西爲對讀膳錄二所簾以外殖殖如也翼翼如也後爲聚奎堂七楹旁舍各三楹主試之所居也又後爲燕喜堂三楹東西室凡十六楹諸胥吏工匠居之其後爲會經堂堂東西經房相屬凡二十有三楹同考者居之簾以內渠渠耽耽如此其他庖福庫舍所在而有明隩

向背咸中程度其規制名額雖仍舊貫而闕麗爽塏
邃密縈奧視舊制不啻三倍工始於萬曆二年三月
以明年九月告竣計庸三十六萬有奇費以五萬金
既告成事於上於是司空郭公率其屬請予爲文
以記之按京師貢院始於永樂乙未是時考卜未定
文皇帝以巡狩御行幄庶事草創其所舉士秋試不
過數十人春試率百餘人故試院規制雖頗阨隘亦
僅能容及燕鼎既定人文漸開兩畿諸省解額歲增
士就試南宮至四千有奇而貢院偪隘如故又雜居
民舍間余爲諸生就試南宮及官詞林典試文武士

數遊其中恒苦之自嘉靖間建議者咸請改朔西北
隙地或言東方人文所會宜因其趾而充拓之以從
新然旋議旋輟未有必然之畫也今天子始俞有
司之請一旦煥然易敝陋而爲闕麗士之挾策而來
者不啻若登龍門探月窟矣嗟乎振敝維新固自有
時舉二百餘年之陋制一旦建爲堂構巨觀非振奮
烏能有成哉嘗謂創始之事似難而實易振盪之道
似易而實難室已圯而鼎新之易也鳩材庀工而已
惟夫將圯而未圯其外隆然丹青楹堊未易其舊而
中則蠹矣匠石顧而欲振之聞者必以爲多事而弗

之信其勢不至於大壞極敝不已也 明興二百餘
年至嘉隆之季天下之勢有類於此者多矣紀綱法
度且將陵夷而莫之救有識者憂之今 天子茂齡
撫運嘉與海內更始於是舉二百餘年之將墜而未
仆者一切振而舉之然衆庶之見溺於故常令下一
年而民疑二年而民謗不曰 上之所以興廢起墜
者皆申飭舊章也而曰創行新政也浮言四起聽者
滋惑賴 主上明聖不少搖惑蓋五年於茲而後仆
者起暗者睹於是海內始知相與歌誦 上德翊戴
明主而不知始之振之如是其難也夫論治者怠則

張而相之廢則掃而更之夫惟能張之而毋怠則自
不至於廢而可更故虞廷當治定功成禮樂明備之
時而其君臣賡歌以相儆惓惓以率事省成爲言怠
荒無虞爲戒蓋恒恐其怠而思以張之也嗚呼繼自
今上之取士與士之待用者其亦遠覽虞廷率事儆
戒之意感明主振興才備之心皆務爲恪恭匪懈
爲國家建久安長治之策其無驚爲偷安苟祿以
虞上之事哉

司禮監太監馮公預作壽藏記

馮公壽藏在北京城西南可二十餘里實黑山之壤聚

爲太監剛公墓剛在永樂時隨成祖靖難有功公
素慕其爲人故卽其地旁而卜兆焉左瞻城闕崔
巍右瞰香山碧雲廣途前舒層巒皆擁氣佳哉鬱鬱
葱葱信靈境也前爲大門馳道爲之門內左爲僧寺
以奉香火右爲護藏之宅寺宅後爲石樓各一中爲
祠堂堂後爲壽藏地繚以周垣樹之松栢左右又各
爲塋兆一左則公之名下太監王君喜輩之藏右則
公弟都督君佑之藏其制務爲朴素堅固不事華飾
其工費則以三朝賜金爲之董工者卽其弟都督
君與王君喜也工始于萬曆改元之九月至二年九

月而告成事役既竣公勸余文記其事用垂不朽余
惟霄壤間萬物皆有盡惟令名爲不朽今京西之原
珥貂貴寵高塚連雲者何限無論後代卽今人所與
知者幾何昔巷伯興詠于畝丘史游殫精于籀書呂
疆清貞承業忠鯁皆並耀四星流芳千古今求其所
爲葬地尚有存者乎固知不朽之圖在此而不在彼
也公昔以勤誠敏練早受知于 肅祖常呼爲大寫
字而不名無何卽超拜司禮筦內政嘉靖丙寅迎立
穆宗皇帝以功陞其弟侄數輩 穆宗不豫 召輔

臣至

御榻前受

顧命公宣遺

詔音旨悲愴今

上踐祚奉 先帝遺命以公掌司禮監事適余得
上召見於平臺付以國政宮中府中事無大小悉諮
於余而後行未嘗內出一旨外干一事調和 兩宮
贊成 聖孝侍 上左右服勤備至凡 宸居早暮
出入飲膳皆有常度暫御供事皆選端慎者以充
上日御講幄無間寒暑公倦倦勸學侍立終日日無
惰容凡宮中冗費悉從減省務在節財愛民如大庖
減供御惜薪司裁去柴炭御馬監省芻豆數皆公所
奏施行余每對便殿從容語及國家事有關於君德
治道者公必導 上曰先生忠臣 先帝簡托以輔

上者所言宜審聽之 宮壺之內尤極嚴肅有干紀者悉置之理雖所厚亦不少貸故 上以冲齡踐祚中外寧謐 官府清晏蓋公之力爲多語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今以公建立視古巷伯之倫何讓焉誠由此永肩一心始終弗替雖與霄壤俱存可也又奚俟於壽藏而後永乎然窳窳之事人所諱言也而公乃預爲之達也管以 賜金用彰君賜忠也制用質朴不爲厚藏智也愛其身施及其弟葬其屬仁也此皆卽事可紀者固略述公之行誼與其作藏日月勒之於石俾後來者觀焉公諱保常山之涿州人

懋修謹按先父之與馮司禮處也亦官府相關不
得不然謝世之後言者用爲罪端今觀其與頂藏
文倦倦弛以令名固非阿私賄結者曾記萬曆丙
子年司禮之侄都督馮邦寧者以貴倨使酒凌市
人適遇先父長班隸人姚曠者勸之邦寧手扼姚
曠曠卽摔碎其衣帶同赴朝房稟先父先父卽致
一帖與司禮云其侄之使酒失儀宜戒飭馮卽校
其侄四十奏革職待罪一年方得與朝列按此一
事卽士大夫之賢者猶不能無護短之意作於言
色而馮君信先父之深竟割愛處斷可見先父當

主少之時於左右侍近其調處之術可謂深矣不然以先父之嚴毅使左右不服其調處亦將奈之何哉苦心國事者自當有推諒其衷者矣余言雖嫌由父子之私衷似乎違衆非之極詆然已幽沉之善安忍避私畏違而掩之乎

遊衡嶽記

山海經衡山在中山之經而不列爲嶽豈禹初奠山川望秩猶未逮與舜典南巡狩至于南岳今瀟湘蒼梧故多舜跡殆治定功成乃修禋祀與張子曰余登衡嶽蓋得天下之大觀焉十月甲午從山麓抵岳廟

三十里石徑委蛇盤曲夾以虬松老桂含煙裊露鬱鬱
葱葱已不類人世矣余與應城義河李子先至禮
神畢坐開雲堂湘潭會沙王子漢陽甌山張子乃從
他間道亦至同宿是夜恍然若有導余升寥廓之宇
者躡虹梯憑剛飈黃金白玉幻出宮闕芝草琅玕璨
然盈把殆心有所憶觸境生念云爾乙未晨從廟側
右轉而上仄徑縹緲石燈垂接懸崖巨壑不敢旁睨
十步九折氣填胸臆蓋攀雲捫天若斯之難也午乃
至半山亭亭去嶽廟十五里五峰背擁雲海盪漾亦
勝境也飯僧舍少憇復十五里乃至祝融初行山間

望芙蓉煙霞石廩天柱諸峰皆摩霄插雲森如列戟
爭奇競秀莫肯相下而祝融乃彘諸峰間才露頂如
髻及登峰首則諸峰顧在屐底若揖若退若頰若拱
瀟湘蒸江一縷環帶因憶李白五峰晴雪飛花洞庭
之句蓋實景也旁睨蒼梧九疑俯瞰江漢絃埏六合
舉眦皆盡下視連巒別巘悉如培螻蟻垤不足復入
目中矣同遊者五人咸勒石紀名焉暮宿觀音巖巖
去峰頂可一里許夜視天垣諸宿大者或如楹盂不
類平時所見也晨登上封觀海日初出金光爍爍若
丹鼎之方開少焉紅輪湧於海底火珠躍于洪鑪旋

磨旋瑩蒼茫雲海之間徘徊一刻許乃掣浮埃而上
噫吁嘻竒哉偉與山僧謂此日澄霽實數月以來所
無往有好事者候至旬月竟不得見去而余輩以抄
秋山清氣肅乃得快觀蓋亦有天幸云然心悚神懼
不能久留遂下兜率抵南臺循黃庭觀登魏夫人丹
仙石西行四十里得方廣寺方廣在蓮花峰下四山
重疊如瓣而寺居其中是多嚮泉聲徹數里大如轟
雷細如鳴絃幽草珍卉夾徑窈窕錦石斑駁照爛丹
青蓋衡山之勝高稱祝融竒言方廣然礪道險絕崑
壑幽邃人罕至焉暮謁晦菴南軒二賢祠宿嘉會堂

夜雨曉起雲靄窈冥前峰咫尺莫辨徑道亦絕了不知下方消息自謂不復似世中人矣止三日李子拉余衝雲而下行數里所倏見青雲霽日豁然中開問山下人乃云比日殊晴乃悟向者吾輩正坐雲間耳又從廟側東轉十餘里得朱陵洞云是朱陵大帝之所居瀑泉灑落水簾數疊挂于雲際垂如貫珠霏如削玉飛花散雪縈灑衣襟巖畔有沖退石大可徑丈列坐其次解纓濯足酌酒浩歌當此之時意愜心融居然有舞雩沂水之樂誠不如簪板塵鞅之足爲累也是日石棠李子亦自長沙至會于嶽廟同返自甲

午迄辛丑八日往來諸峰間足窮于攀登神罷于應
接然猶未盡其梗槩也聊以識大都云張子曰昔向
平欲俟婚嫁已畢當徧遊五嶽嗟乎人生幾許時得
了此塵事唯當乘閒自求適耳余用不肖之軀弱冠
登仕不爲不通顯然自惟涉世酷非所宜每值山水
會心處輒忘返焉蓋其性然也夫物唯自適其性乃
可永年要欲及今齒壯力健卽不能與汗漫期於九
亦當徧遊寰中諸名勝遊目騁懷以極平生之願
今茲發朝衡嶽遂以告於山靈

後記

張子既登衡嶽數日神悄悄焉意罔罔焉類有擊于
中者蓋其悟也曰嗟乎夫人之心何其易變而屢遷
耶余前來道大江遡漢口而西登赤壁磯觀孫曹戰
處慷慨悲歌俯仰今古北眺烏林傷雄心之乍劬東
望夏口羨瑜亮之逢時遐想徘徊不知逸氣之橫發
也繼過岳陽觀洞庭長濤巨浸驚魂耀魄諸方溟滓
一瞬皆空則有細宇宙齊物我吞吐萬象并羅八極
之心及登衡嶽覽洞壑之幽邃與林泉之隈奧慮澹
物輕神怡神曠又若棲真委蛇歷遐蹈景之事不難
爲也嗟乎人之心何其易變而屢遷耶太虛無形茫

旻漠泯頽濛鴻洞云爾日月之迭照煙雲之變態風
雨露雷之舒慘淑氣游氛之清溷日交代乎前而太
虛則何所厭慕乎卽太虛亦不自知其爲虛也夫心
之本體豈異於是耶今吾所歷諸境不移於舊而吾
之感且愕且愛且取者顧何足控搏乃知向所云者
盡屬幻妄是心不能化萬境萬境反化心也夫過而
留之與逐而移焉其謬等耳殆必有不隨物爲欣戚
混漠感以融觀者而吾何足以知之

襄陽府科第題名記

汪大夫守襄陽之三年諸大令旣舉乃惟章表人物

以興士勵俗取明興以來郡中科第之士總百

十人出諸屬邑者咸附焉勒石學宮虛其左方以俟
來者而余適以使事道漢上爲記其事夫自我國
家以科目選士士生此時卽行若由魚才懷管簫非
是亦無繇以進顧一切皆限以科條架蘖雖絕材奔
駟亦必頽首屈就羈勒而足力稍後者又輒有頓蹟
之虞故襄陽爲楚中鉅郡然二百年來而閩郡之士
登名科第者才百十人而已可不謂希覯而闊聞
者哉然余聞之古之覘國者恒視其有人無人以爲
疆弱夫謂國有人者非肩摩轂擊朝市皆盈也而無

人者又非官府左右盡皆虛也得士與不得士而已
夫得則以一二人重於千百不則以千百人輕於一
二故馬不必擁軸要之齊足木不必蔽乘要之中墨
夫士惡可以多寡言哉 國初之取士或拔於臺隸
或舉於三老或奮於刀筆當時號爲制科者率不過
百餘人其作爲文詞皆据經義不務剽剝葩藻乃近時
人所共嫻笑者而名卿碩士往往多出其中功烈施
於後世者至不可縷數也今文教大興海內嚮學於
是悉罷諸薦士路一切網以科第士爭趨闕下若魚
鱗雜遝雲合霧集文學彬彬可謂極盛然考其功實

顧相懸也異日者天子患吏治之不振增頒制額廣羅英雋令窮鄉僻邑皆用科第士以爲長吏其欲興乎致理蓋倦倦焉乃求之愈多而呈材愈乏若是者何擷華之悅目固不若摘實之充口故士之適用誠不可以多寡論也余嘗往來襄漢間美其風俗與縉紳大夫處咸質直重厚辯於心而訥於口及聞長老言前輩風烈尤爲恂實爾雅大者以經術取卿大夫輔翊其世主功名著於春秋小者下至郡邑守令咸可稱述颯颯乎固大國之風也如此卽百十人庸可以少稱乎哉夫人材之汙隆由於風俗乃風俗

亦賴人材以成亢桑抱道畏墨大穰繇駒善謳齊右
變俗故君子之處世所以制俗者也非由俗制者也
將使浮者挽之以就實而沉實焉者乎滴者釀之以
還醇而沉醇焉者乎語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後有
興者考德論世審名實之所歸察操執之所究斯亦
得失之林已若曰整齊其故事而已非大夫意也

學農園記

樊遲請學稼而孔子小之意遲欲躬稼動苦思以易
天下如許行所稱皇農之道並耕而治者故孔子明
禮義信大入之學以廣其意如曰能如是民歸之且

有爲之稼者何用屑屑自親其事爲夫聖賢之言各有攸當世儒見遲鄙嗤於孔子便謂農不足學綺衣燦爛鐘鼓饌玉刺下自潤而不睹其艱第令此曹得侍孔子詎足以小人嗤之邪昔晉簡文不識稻閉閣三日不出猶有慙色曰寧有願其末而忘其本者夫天子之尊猶以不知稽事爲恥況其下者何敢自逸余少苦篤貧家靡擔石弱冠登仕裁有田數十畝嘉靖甲寅以病謝自念身被沉疴不能簪筆執簡奉承明之闕若復馳逐城府與賓客過從是重增其戾乃一切謝屏親故卽田中闢地數畝植竹種樹誅莠結

廬以偃息其中時復周行阡陌間與田父傭叟測土
壤燥濕較種稂先後占雲望稔以知歲時之豐凶每
觀其被風露炙熯日終歲僕僕僅免於饑歲小不登
卽婦子不相眄而官吏催科急於救燎寡族夜泣逋
寇宵行未嘗不惻然以悲惕然以恐也或幸年穀順
成黃雲被壠歲時伏臘野老驩呼相與爲一日之澤
則又欣然以喜霽然以娛雖無糞閭躬鋤之勤沮溺
耜耕之苦而咏歌欣戚罔不在是旣復自准用拙才
劣乏弘濟之量惟力田疾耕時得甘膳以養父母庶
獲無咎且斯事雖賤非學亦無繇知也因榜其園曰

學農以申止足之義焉或曰農生民之本也周家用
稼穡興王業卽治天下國家固亦繇力本節用抑浮
重穀而後化可興也吾子意在斯乎夫君子志其遠
者大者小人志其淺者近者吾儕小人饜飭之不給
是虞而又敢有他志且爲菟裘以娛吾生而已詩曰
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荊州府題名記

荊州舊無題名定山袁公由祠部郎中出守茲郡三
年旣政成民熙公府多暇按郡志訪遺老得 國初
以來太守若干人同知通判推官總若干人紀其

授年月并勒於石以傳永永其中或用賢能取卿相
顯名當世鴻猷遺惠至今誦之不衰或但有姓名考
其樹立莫可稱述後之覽者必將有感焉斯亦得失
之林已居正旣得覽觀前守行實因以慨風俗之盛
衰乃喟然稱曰嗟乎夫弛張之道豈不由世變哉余
聞里中父老往往言成化弘治間其吏治民俗流風
茂如也是時 明有天下幾百年道化汪濊風氣純
古上下俱欲休息乎無爲而荊州爲楚中巨郡戶口
蕃殖獄訟希簡民各安其鄉里親愛長吏長吏出行
旌麾前導社中兒羣遊嬉車側不知走匿蓋其風純

至如此太守以下率八九歲一易卽無他異能而因
常襲故亦稱賢能當其時治之爲易其繼也醇俗漸
漓綱亦少密矣一變而爲宗藩繁盛恍權撓正法貸
於隱蔽再變而田賦不均貧民失業民苦於兼并又
變而僑戶雜居狡僞權詭俗壞於偷靡故其時治之
爲難非夫沉毅明斷一切以摘奸剔弊故無由勝其
任而愉快矣然則地豈有難易哉流俗漸靡使然耳
語曰聖人不能違時振敝易變與時弛張亦各務在
宜民而已居今之時用曩之治欲因常襲故以希治
平譬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亦必不可幾矣是風

俗之變也嗟乎 明興財百九十年而變已如是吾
安知繼今以往其將變而厭棄今俗以復古之敦龐
簡易乎抑將變而愈甚以至於莫知其所終乎後之
治者非隨俗救弊又將安所施乎是皆不可知也姑
記此以俟來者

宜都縣重修儒學記

庚戌之春余用侍從請告歸故郡宜都敎諭魏大濟
來移書曰宜都舊有學也歲久寢散薦紳先生學士
大夫遊其中者咸思以新之而未能嘉靖乙巳會稽
陶侯來守茲土大濟則間以是謀之侯慨然曰是在

余矣會天大雨江水溢巨木浮江而下取以爲材省費之什二乃爲堂爲廡爲祠又置學田五百餘畝以繕祭器給師生之廩祿自他舊制有不當於人者候皆一新之於是百年之廢一朝具興厥功茂焉乃大濟與諸生則願以其事紀之於石以垂不朽史張氏乃言曰余聞之孔子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傳曰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信哉是言也夫法令政刑世之所恃以爲治者也言道德禮義則見以爲希闕而難用然要其本則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爲用易見而禮之爲教難知故古之

王者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皆所以整齊人道敦禮義而風元元者也今議者不深惟其本始驚爲一切之制以媮快於一時夫教化不行禮義不立至於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將無所措其手足當此之時雖有嚴令繁刑祇益亂耳烏能抹斯敗乎由此觀之道民之術在彼不在此也宜都環數里以爲邑處僻遠之區吏復不能加意以振起士習數十年學者益落然陶候一新學而人皆訥訥薦紳先生學士大夫咸相與踴躍讚嘆改觀而思奮延及齊民亦無不被服於德教者此其轉移化道之機蓋有不

言而風行者矣故上之化下猶影響也何必政刑子
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而喜之豈爲一絃歌足以治武
城哉在以道化民漸漬以禮樂而孔子取焉故曰君
子學道則愛人也若陶侯所謂君子者非耶雖然人
知陶侯之功矣猶未悉其深意自孔子沒微言中絕
學者溺於見聞支離糟粕人持異見各信其說天下
於是修身正心真切篤實之學廢而訓誥詞章之習
興有宋諸儒力詆其弊然議論乃日以滋甚雖號大
儒宿學至于白首猶不殫其業而獨行之士往往反
爲世所姍笑嗚呼學不本諸心而假諸外以自益祇

見其愈勞愈敝也矣故宮室之敝必改而新之而後
可觀也學術之敝必改而新之而後可久也陶侯不
憚改作以新宜都之學宜都之士亦必不憚去其舊
習以自新其學繼自今儻有闕聖人之宮墻而升堂
入室者詎知非吾言啓之與

荊門州題名記

荊門州者故荊州府北鄙也今上龍飛漢郢陞安
陞州爲府割旁郡屬邑以益之乃荊門又改隸承天
焉古稱東南形勢荆襄爲吳楚上游襄陽北距宛洛
荊州西控巴蜀而荊門介居荆襄間唐鄧瞰其腹脇

隨郢益其肘臂南望江陵勢若建瓴重關復壁利以
阻守運奇制勝亦足以衝敵人之肘脇故稱荆門言
隘地也詳其名義度其要害迺知攻隸之議漏於是
矣天下幸而無事關門夜啓行者不道倣守者不執
戈雖有險無所用之卽一旦狗吠於垣烽烟乍警則
步仞之丘阻於峭函尋常之流畫爲天塹矣況此州
當南北要衝爲荆郡門戶噫其可忽哉余聞長老言
始荆門隸荊州時人物殷富蓄積盈囷食山澤之利
民至老死不賭市廛今密邇潛邸供需百出又當九
達之達冠蓋往來項背相望少不如意卽被遣斥長

吏奔走救過不給而其民亦頗飾詐狡獪爲一切苟免無周身之慮蓋舊俗之亡久矣夫財不足則爭信不足則僞爭與僞大奸之所資也何以守險曰人何以聚人曰財財贍而禮義生卽有大姦盜莫之敢乘昔者孔子之論政曰足食足兵而民信之非甚不得已不敢去一故善爲天下慮者毋使至於不得已也夫欲先事彌患息民固土唯在拊循愛養哉唯在拊循愛養哉按南宋時荆門爲邊郡自象山陸先生守是州倡明道學以易其舊俗又積貯築城爲守禦之備荆門遂爲重鎮然先生收之於瘡痍凋瘵之後

而今也養之於國家全盛之日程時度力難易又殊矣余嘗讀先生錄至所謂分別義利之辨者乃使人斤斤焉神竦心惕及過荆門謁先生祠下又低回久之不能去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苟有志於斯民者伐柯之則夫豈遠哉荆門舊無題名州守戴君同知鄒君始創爲之戴君精敏而孚惠鄒君慎清而端慤皆能其官故余志之亦以告後人

重築松滋縣城記

嘉靖乙卯松滋尹張君家傳抵任二年釐正百務積滯具舉乃爲文抵當路曰邑故有土城歲久且圯里

甲約斂民財歲歲補葺而奸民陰窺其利乾沒自潤
實無益於秋毫城圯如故令獨不可規久遠一切用
磚石俾奸民無所規其利而邑以永寧且夫不一勞
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終省竊與邑中士大夫父老
熟計之皆以爲修之便於是分守大叅鶴峰柳公分
巡憲副槐溪孫公鄴守定山袁公咸報曰如令議適
歲大稔遂用其年八月始事君乃捐俸酌贖比公約
費民爭趨之至十月工竣爲城八百丈甃以巨石扁
以崇關井幹樓櫓靡不宏麗屹屹爲巨觀矣異日撫
治檄列部督所屬州邑城垣宜修者所司竟持空文

塞責莫敢爲先乃張君以實奉行不憚一時之勞而建百世之利民不告瘁大工克就厥功茂焉史張氏曰余讀周詩至兔且之章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嘗嘆以爲文武之初治化旁洽膠結民心雖兔且之野人皆可以爲干城杆禦何其盛也其季也疆圉多故在位者多曠諸大夫憂之曰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勞役不已曰土國城漕吁又何瘁也豈所謂盛世之守在人季世之守恃險耶在人者無形之險也恃險者有形之險也然亦時異世變有不得不然者 明興百八十餘年屬 國家隆運者內無鷄鳴狗盜之警

民至老死不見兵革可謂極盛矣往時東南瀕海之區剽縣數十富甲天下無城守肩鎬之限及海寇竊發長驅諸郡民皆駢肩束手莫之敢撻何則事變起于倉卒而人心紐于治安此必斃之道也夫無形之險旣已靡恃而有形之險復不加修則是束手駢肩俟斃已也松滋西接夔峽而江阻山卽有緩急亦要區也人之恒情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時屬清泰未睹其利害一旦有不測則是城所繫豈直一手一足之爲烈哉詩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茲役有焉庸紀其事以垂不朽張君名家傳浙之鄞縣人果毅有爲

其在邑治理諸務皆如城事相其畫者縣丞蘇曜主簿韓蔭董其工者省祭官田輜並列於後以彰保障之功

王承奉傳

王承奉大用者霸州人也逮事 敬皇帝爲奉御侍
慈壽皇太后於仁壽宮 殺皇帝時陞御馬監太監
賜蟒衣內苑乘馬通顯矣然性刻廉剛直弗能下其
儔輩以是不得久內庭出爲遼府承奉是時遼莊王
病不能視事委政國妃毛氏國妃賢通書史沉毅有
斷而承奉從內佐之所釐正國家事不可勝道頃之

莊王與國妃相繼薨嗣王立王聰敏辯給而嗜利刻
害及長多不法常出數百里外遊戲有司莫敢止故
無所憚然心獨憚承奉承奉好直諫王積弗能忍乃
曰承奉老矣宜免朝請於是承奉希得見王王少無
子所幸樂婦生子置外舍久之王有妾病度終無子
乃取外舍兒內宮中時兒已八歲詐曰宮人某氏子
欲以聞於朝故事王子生承奉司卽具所生母姓名
及產媪狀關相長史乃得奏附玉牒王以其事下承
奉奉愕曰王安得有子承奉乃不識何宮人有娠及
產子狀不敢奉令王大怒曰老奴敢爾者死邪於是

盡捕承奉諸用事者皆榜笞數百被重罪欲以迫脅承奉承奉終不爲動王乃召承奉繆爲好語曰而不知予之爲病耶事成而有後王而富貴可長保獨奈何爲他人忠承奉伏地叩頭流涕曰老奴受國厚恩死無以報顧此事涉欺罔法例嚴甚王子非真子外悉知之後有發者禍且不測老奴死不敢奉令王謬謝曰承奉言是也乃以計給奪其印而自署承奉名行之承奉既見欺無可奈何懟以首撞壁大叫曰生不幸爲刑餘又棄外藩今王所爲如是吾弗能匡救禍且及矣誠不忍老見刑獄卽閉戶自經繩欲絕會

有救者得甦日夜涕泣竟至失明以死國人悲焉
太史張氏曰余在史局好問先朝事諸老闍語及
孝廟時輒流涕有哽咽者及歸楚見王承奉憶往稟
猶能歷歷道也語具別錄中夫地之美者善養禾君
之仁者善養士何敬皇帝時人物之茂乃其廝隸
亦莫不有大臣風節焉觀其臨議執正毅然不爲利
回不爲威惕雖壯夫哲士何以加焉第令久內庭禁
樞密如近時興安懷恩輩詎足多哉余以是知
敬皇帝之澤入人深矣王承奉蓋弘治間人也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九終